

文稿

《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的文學見解之例

黃瓊誼*

紀昀（1724-1805）晚年的文學代表作《閱微草堂筆記》中，所記載的內容非常豐富而多樣。該書被視為清代志怪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因此歷來學界對該書的研究，多關注於文學創作的表現手法上，對內容的探索大也都以鬼狐為主。但在一千多則¹的紀錄中，並非全都是「張皇鬼神，稱道靈異」之作，在談鬼說狐之外，其中也蘊含著一些文學批評的資料。紀昀甚至也會藉由鬼狐之口，一抒自己的文學見解，因此透過探析這些文學批評資料，從中可以一窺紀昀的文學見解，以作為紀昀研究的一個註腳，今略述如下。

一、文學流變史觀下的文學批評

朱東潤謂紀昀對文學批評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獨具有「史的概念」²，因此對文學流變的情形，完全了然於心，因此上下千古，纍纍如貫珠。這種「史的概念」是由於紀昀博覽古今，方能以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文學流變。對於文學上的一些紛爭，紀昀常以文學流變史觀的角度來加以評論，並以寥寥數語就指出紛爭之由來及雙方之優劣得失，頗能持公允之論且一語中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槐西雜誌〉卷四紀昀藉周永年的鬼故事來評論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之說：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森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春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講師

¹ 據嘉慶五年刊本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為 1281 則，實際點數的則數是 1172 則。

²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大綱》稱讚他為「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於紀氏者。曉嵐對於文學批評之貢獻最大者，在其對於此科，獨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纍纍如貫珠」，（台灣開明書局，1979），354 頁。

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為偽體，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嗽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畹記飴山事，均以平心之論托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歌後矣。」書昌微慍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³

從上述的故事中，紀昀首先點出了「質文遞變」來解釋文學流變的現象，所以前後七子復古之說產生的背景是由於明初宋濂等人為救「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之弊而「力追韓、歐，救以春容大雅」，但卻產生了「三楊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的流弊。李夢陽等人於是「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但卻也在「隆、萬以後，流為偽體」，產生了擬古形式主義的弊病。因此明代文壇流派的紛爭，就是偏重文學內在精神(質)和偏重形式模仿(文)的紛爭，一語道破了爭執的所在。這種以「質文遞變」來解釋文學流變的現象，往往也出現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如：

自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宏、正之間倡復古學，於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才學足以籠罩一世，天下亦響然從之。茶陵之光焰幾燼，逮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撐拄。蓋明洪、永以後，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文以沉博偉麗為宗，其究漸流於虛矯，虛矯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二百餘年，兩派互相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⁴

其次，紀昀又道出了文學的演變是隨著時代演變而不斷地在變化，而每一次的變化會慢慢地產生流弊，這些流弊又激起文學再度產生變化，於是遂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相激而相救的現象，或許是在此無法藉鬼魂之口暢

³ 紀昀著，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344-345。

⁴ 〈懷麓堂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170，（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299。

所欲言，紀昀在〈冶亭詩介序〉一文中一口氣將唐代至清初詩學流變，簡潔扼要地一次說清，而流變的原因正是出自於相激而相救：

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共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為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為幽豔，昌谷、飛卿遂為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崖矯枉過直，變為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丘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為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為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為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剿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涂涂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渺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掇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為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⁵

從上段文字的敘述，紀昀不僅說明了文學相激相救的情形，同時也是一篇絕佳的文學流變史的介紹，並能將各家各派的所長與所短，一語中的地點了出來，非博學於文而有得者，不能也。

再則，紀昀指出「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這是認為各文學宗派必有其所長之處，也有其流弊。有此認知，自能不囿於自己的喜惡，而能以公允的態度來進行文學評論。更由於明白各家之優劣長短之處，才能進一步酌其中以救其弊。這一點可以從他對公安、竟陵一派的評論可見一斑：

⁵ 紀昀：〈冶亭詩介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0。

公安、竟陵，乘間突起，麼絃側調，偽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⁶

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⁷

明之末年，士風佻，偽體作，竟陵公安以詭俊纖巧之詞，遞相唱導。⁸言下之意，顯露出對公安、竟陵派的不滿，但紀昀畢竟也能指出二者之所長，給予公平的評論：

蓋竟陵公安之文，雖無當於古作者，而小品點綴，則其所宜，寸有所長，不容沒也。⁹

又如紀昀對臺閣體並無好感，對其流派有「三楊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¹⁰、「其詩沿臺閣舊派，不免膚廓」¹¹之稱，但他仍能對楊士奇的作品說句公道話：

（楊）士奇詩文為明代臺閣之祖，末流日敝，至於膚廓庸沓，萬口一音，遂為藝苑口實。然士奇著作自有典型，未可以李斯罪荀卿，李夢陽詩有曰「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廓廟珍」，即七子亦不薄之矣。¹²

像這樣持公允之論的見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每每可見：

晉安詩派以閩中十子為祖，（林）鴻又為十子之冠。其詩力仿唐音，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已病其摹擬。周亮工《書影》至以閩人動為七律，如出一手，歸咎于鴻。然鴻詩自有清韻，未可以後來流弊，遂並廢鴻所作也。¹³

後七子以（李）攀龍為冠……萬歷間，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贗古詆之；天啓中，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廓，擷其英華，

⁶ 紀昀：〈愛鼎堂遺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9。

⁷ 紀昀：〈冶亭詩介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0。

⁸ 紀昀：〈刪正帝京景物略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64。

⁹ 紀昀：〈刪正帝京景物略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64。

¹⁰ 〈槐西雜誌〉卷四，《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閱微草堂筆記》，前揭書，頁 344。

¹¹ 〈貞翁淨稿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76，（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412。

¹² 〈東里全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8，（台北：世界書局，1975），頁 778。

¹³ 〈鳴盛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8，前揭書，頁 766。

固亦豪傑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或太甚矣！¹⁴

（李）東陽依阿劉瑾，人品事業均無足深論，其文章則究為明一代大宗。……平心而論，何、李如齊桓、晉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氣終存。東陽如衰周弱魯，力不足禦強橫，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遺風。殫後來雄偉奇傑之才，終不能擠而廢之，亦有由矣。¹⁵

所以，如同他所說的「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¹⁶，在明瞭各家所長與所短後，進一步要「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¹⁷。紀昀對各個派別不至有黨同伐異的評論，他思索的是如何對各派別，酌其中而救其弊：

平心而論，諸派之中，各有得失，亦各有真偽。崇其真而黜其偽，亦可以酌乎其中。¹⁸

他希望能做到「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戶詬爭，哄然佐鬥，是則區區之志焉耳」¹⁹。這樣的見解也出現在他會試的命題中，他歷數諸家所長所短，要考生說明如何從中救其弊、酌其中：

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黃為元祐大宗，元好問《論詩絕句》指為「滄海橫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為《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谷集》流為《鐵崖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眾，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為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徇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茅甲新意」，流為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²⁰

由於文林中種種流派門戶之爭，所產生的文論，往往有相互牴牾的現象，

¹⁴ 〈滄溟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72，前揭書，頁 2324。

¹⁵ 〈懷麓堂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70，前揭書，頁 2299。

¹⁶ 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前揭書第一冊，頁 271。

¹⁷ 紀昀：〈雲林詩鈔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8-199。

¹⁸ 紀昀：〈壬戌會試錄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50。

¹⁹ 紀昀：〈後山集抄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4-185。

²⁰ 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前揭書第一冊，頁 271。

也難怪他會以此命題取士，希望能透過考試，引起學子的深思。其後紀昀又在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中，對爭議性的文論命考生持平以對，只可惜四千多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回答：

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戶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韓愈以為眾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幸，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錄段文昌作。元稹多繡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黃為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錄》詆黃為「當其拾瓊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絕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抵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²¹

最後，紀昀認為「所得者深」就能避免文人相輕的惡習，能「同時而不相攻」，「所得者淺」則會「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容易產生門戶之爭、意氣之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紀昀還以這樣的話來對王漁洋、趙執信二人論詩宗旨的爭論加以評論：

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為宗，趙以思路剴刻為主。王之規模闢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²²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於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為鈍根。士禎又不究興觀羣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²³

一如前文所言，紀昀進行文學批評時往往思索著如何酌其中而救其弊，面對著王士禎與趙執信詩學之爭，紀昀也在〈袁清愨公詩集序〉提及，還是

²¹ 紀昀：〈嘉慶壬戌會試策問五道〉，前揭書第一冊，頁 274。

²² 〈因園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73，前揭書，頁 2350。

²³ 〈御選唐宋詩醇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0，前揭書，頁 2660。

認為要「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

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劍，彼此互譏。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門戶之見也。²⁴

同樣的意見，紀昀也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論及，除了說明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外，主要提出兩家詩論「其論雖非無見」，但是「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因此「論甘忌辛，是丹非素」遂成相爭，如果「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然後「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最後結論為「殊途同歸，未容偏廢」：

詩自太倉曆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其後風流相尚，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並錄存之，以除門戶之見。²⁵

紀昀甚至還在〈灤陽消夏錄〉卷三中，記載一則木魅調停趙執信和王漁洋兩家詩說的故事，其中除了分析漁洋山人詩的優劣外，也不忘說明一下兩家詩論產生的背景，而最主要的意見，還是在強調「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酌其中而救其弊的見解，這則故事也可作為魯迅說紀昀往往「托狐鬼以抒己見」²⁶之一個例證：

益都李詞畹言，秋谷先生南遊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夕就枕後，欲制一詩，方沉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尚未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為恨，慮或倉卒別往，不罄所懷，便為平生之歎。故不辭唐突，願隔窗聽揮塵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為誰？」曰：「別館幽深，重門夜閉，自斷非人跡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

²⁴ 紀昀：〈袁清愨公詩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198。

²⁵ 〈唐賢三昧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190，前揭書，頁2662。

²⁶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8。

散，僕亦倦於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酬對，於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去。園中老樹參天，疑其木魅矣。詞畹又云：「秋谷與魅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疊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極為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²⁷

總之，紀昀的文學流變史觀，是以其深厚的學識而深知古人之得失，由「核其是非長短之實」，而後可以酌其中而救其弊，達到「工諸體詩」的目標；也可以因「核其是非長短之實」，而後可以持公允之論，達到「勿徒以門戶詬爭，哄然佐鬥」的目標。無怪乎阮元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曾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²⁸這兩句話來概括紀昀一生的學術活動及學術成就，其中「析詩文流派之正偽」，就是指出紀昀在文論上的成就。徐世昌也在《清儒學案》中評論紀昀，除了點出了《四庫全書總目》「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在學術上的成就外，也說出紀昀「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欲矯宋明末流之弊」的用心，可謂是了解紀昀學術成就與思想內涵的評語：

獻縣（紀昀）以通儒遭際明盛，綜覽四部，考證詳明，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其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而欲矯宋明末流之弊，頗有所抑揚。²⁹

二、文各有體

文體是指文學的體裁、體制。每種文體在體制結構、語言風格、文體

²⁷ 《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57。

²⁸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727。

²⁹ 徐世昌：〈獻縣學案〉，《清儒學案》第 4 冊卷 80，台北：世界書局，1962，頁 1。

功能，甚或表現對象以及審美特徵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進而形成各自的文體特性和規範。正如《墨子·大取》中所說的「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作家若不能把握住創作該類文體的特點，恐怕難以寫出本色當行的好作品，而文學批評家唯有把握住文體的特點，才能準確地評價各種文體作品的優劣得失。紀昀對「體」的概念有相當深刻的認知及相當地重視，《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一則鬼故事，無疑地就是紀昀透過故事中的「暗中人」在揭櫫「文各有體」的觀念：

李秋崖與金谷村，嘗秋夜坐濟南歷下亭。時微雨新霽，片月初生，秋崖曰：「韋蘇州『流雲吐華月』句，氣象天然，覺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語曰：「豈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詩語，一是詞語，格調亦迥殊也。即如《花間集》『細雨濕流光』句，在詞家為妙語，在詩家則靡靡矣。」愕然驚顧，寂無一人。³⁰

所謂詩莊詞媚，詩詞的文體不同，語言風格也隨之不同，批評家若不能體認詩詞兩者文體風格的不同，自然無法提出精闢的見解，因此他甚為重視分辨體例，如他任禮部尚書時，因夫人馬氏請求表彰一節婦，於例不合而將此婦事蹟記載於《閱微草堂筆記》中，還特別加以說明「雖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³¹，又如〈如是我聞〉卷三中對《左傳》記載死而復活之事，還強調「晉殺秦謀，六日而甦，或由縊殺杖殺，故能復活。但不識未甦以前作何情狀。詰經有體，不能如小說瑣記也」³²。由於紀昀善於辨析不同文體的特點，因而對作家作品的品評，往往獨具慧眼，見解新穎，例如紀昀掌握住詞的音樂性與通俗性：「詞則雅俗通歌，惟求諧耳」³³、「要之，詩人之言，終為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³⁴，所以反對詞中用「新僻」、「典重」、「代字」之字，在品評作品時，自然能深入而有見地：

毛晉稱其「灑窗間惟稷雪」句，引《毛詩疏》為證，謂用字多有出

³⁰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52。

³¹ 〈槐西雜誌〉卷四，前揭書，頁 374。

³² 〈如是我聞〉卷三，前揭書，頁 209。

³³ 〈詞韻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200，前揭書，頁 2822。

³⁴ 〈放翁詞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8，前揭書，頁 2795。

處。則其說似是而實非。詞曲以本色為最難，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稷雪」二字，拈以入詞，究為別格，未可以之立制也。³⁵

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淚須用玉箸等字，說髮須用綠雲等字，說簾須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涂飾，亦非確論。³⁶

又例如講學家未能掌握詩的抒情特性，作品故而缺乏風人之致，紀昀憑著他對詩作文體的體認，多有精闢的見解：

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為經師遞有增加，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為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歟！³⁷蓋爭天下之大計，自為一事；抒一時之興會，又自為一事。固不必即景詠懷，皆作理語，而後謂之君子也。³⁸

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為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³⁹顧真西山《文章正宗》黜《逐客書》，斥《橫汾詞》劉後村以「深衣雅樂」譬之，謂非綺羅箏笛所能比，而卒不能與《昭明之選》爭後先……宋以後，講學之家發明聖道，其理不為不精，而置諸詞苑，究如《王氏中說》、《太公家訓》，為李習所不滿。其故不可深長思乎？⁴⁰

紀昀從文各有體的觀點，更進一步認為「亦各有難易」，為此還對趙執信

³⁵ 〈蘆川詞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8，前揭書，頁 2789-2790。

³⁶ 〈沈氏樂府指迷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9，前揭書，頁 2808。

³⁷ 紀昀：〈雲林詩鈔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8-199。

³⁸ 〈清獻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5，（台北：世界書局，1975），頁 619。

³⁹ 〈濂洛風雅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1，（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672。

⁴⁰ 紀昀：〈明皋文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15。

的論點提出修正：

飴山老人《談龍錄》引吳修齡之言曰：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其意謂文易而詩難也。余則謂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杜子美之詩才，而散文多詰屈；皇甫湜、李翔之文筆，而詩皆拙鈍，才有偏長，殆不可強。⁴¹

因為體認到作家「才有偏長」，故而紀昀在品評時能注意到並指出作家「功有獨至」特長之所在：

然文不及其詩，詩則諸體不及七言律。蓋性有偏近，功有獨至也。⁴²
其詩法得諸張翥，雖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諸體兼備……五言古體，綽有韋、柳遺音，其格韻乃似在翥上，殆才有偏長歟！⁴³

由「文各有體」到「亦各有難易」，更進而說明作家「才有偏長，殆不可強」、「功有獨至」的現象，如此才能認清各個時代、流派、作家他們的特色，所以能給不同派別、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家作品以正確評價，讓品評之間更能精準而得當。紀昀曾將畫派之分來比擬詩家流派之不同，並認為詩家「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各時代之詩也各有其不同的特色，未可一概而論，其中〈書韓致堯翰林集後〉與〈宋金元詩永提要〉的意見如出一轍，是紀昀意見貫徹於《四庫全書總目》之又一例：

同一書也，而晉法與唐法分；同一畫也，而南宋與北宋分，其源一而其流別也。流別既分，則一派之中，自有一派之詣極，不相攝，亦不相勝也。惟詩亦然。⁴⁴

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閱博，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詩高逸，沈、范之詩工麗，陳、張之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靜，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⁴⁵

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

⁴¹ 紀昀：〈耳溪文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14。

⁴² 〈花溪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7，前揭書，頁 753。

⁴³ 〈山窗餘稿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7，前揭書，頁 749。

⁴⁴ 紀昀：〈田侯松巖詩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1。

⁴⁵ 紀昀：〈清艷堂詩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2。

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⁴⁶

然一朝之詩，各有體裁，一家之詩，各有面目。江淹所謂「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制晉造固已二體。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者也。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隱矣。即如唐人之詩，又豈可以漢、魏、六朝繩之，漢、魏、六朝又豈可以風、騷繩之哉！是集之所以隘也。⁴⁷

三、溫柔敦厚的詩教觀

紀昀對文學作品的作用，仍沿襲中國儒家傳統的觀念，認為文學作品在直抒性情之外，還要能有教化人心卻不失溫厚和平的含蓄之美，因此特重溫柔敦厚的詩教觀，以作為其論詩之準則：「孔子論詩，歸本於事父、事君，又稱溫柔敦厚為詩教」⁴⁸。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收錄了一首〈李芳樹刺血詩〉，紀昀之所以特重此詩，除了表達了他對詩中含冤負屈貞婦的同情外，還「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體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

「去去復去去，淒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為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為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書。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笞；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為所自作，如竇玄妻詩；為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

⁴⁶ 紀昀：〈書韓致堯翰林集後〉，前揭書第一冊，頁 251。

⁴⁷ 〈宋金元詩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4，前揭書，頁 2721。

⁴⁸ 紀昀：〈鶴井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1。

久而失去。今於役瀟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沈湮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蕲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⁴⁹

正由於紀昀繼承了漢儒說《詩》之大旨，特重溫柔敦厚的詩教觀，而欲達此一標準，紀昀認為創作應該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小我感動之辭的情感抒發，如同「詩言志」；而止乎禮義則是作品仍須合乎理性的道德規範、倫常教化，如同「思無邪」：

《書》稱「詩言志」，《論語》稱「思無邪」，子夏《詩序》兼括其旨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本旨盡是矣。⁵⁰

溫柔敦厚則是作家創作遵循「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準則來創作，則讀者閱讀作品所感受和理解到的藝術作用：

是集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溫柔敦厚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⁵¹

紀昀每每據此準則以品評作品，作家若遭逢現實環境的困厄，其發為詩文，若是反映時代的黍離麥秀、哀怨之音，並非不可取，但若是個人的挫折困逆而形諸筆墨，這是紀昀所不贊同的，於此紀昀還是主張哀而不怨、溫柔敦厚的詩教，要能夠安命委時、淡泊明志，如：

公詩和平溫厚，無叫囂激烈之語；平正通達，元纖仄詭俊之意。⁵²其詩沿何、李之派，故擬燒騷、擬樂府不能變化蹊徑……故憤鬱不平，屢形篇詠，然事殊屈子而怨甚，行吟未免失之過激，與風人溫厚之旨為有間矣。⁵³

逢源生當明季崎嶇，轉徙於江、漢、淮、海之間，故幽憂之語多，而和平之韻鮮焉。⁵⁴

⁴⁹ 〈槐西雜誌〉卷二，前揭書第二冊，頁 277-278。

⁵⁰ 紀昀：〈挹綠軒詩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4。

⁵¹ 紀昀：〈儉重堂詩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6。

⁵² 紀昀：〈袁清愨公詩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8。

⁵³ 〈楊道行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79，前揭書，頁 2489。

⁵⁴ 〈積書巖詩選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82，前揭書，頁 2543。

(郭)鈺遭逢亂世，詩多成於流離道路、轉側兵戈之時，故哀怨之音，居其大半。其抱節不仕，但以病廢為詞，尤和平溫厚。⁵⁵

過嶺以後，多與胡銓手札往還，溫厚纏綿，無牢騷不平之意，尤難能也。⁵⁶

從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看來，紀昀指出方回「其選詩之大弊有三……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⁵⁷。也對方回所說的「此能極言閑適之味矣，詩家之所必有而不容無者也」⁵⁸，提出反駁，他認為作品的好壞和人生的窮達未必有必然的關係，這也是方回論詩的矯激之弊：

人生窮達，繫於所遭，不必山林定高於廊廟；而四始六義之源，溫柔敦厚之旨，亦非專為石隱者設。必以閑適之作為詩家所不可無，然則上薄風雅，下及騷人，皆未知詩歟？亦矯而妄矣。⁵⁹

鍾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於皋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況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問人之賢否，並不論其語之真偽，是直詭語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⁶⁰

他也反對歐陽脩「窮而後工」的詩學思想，認為「詩必窮而後工，殆不然乎」，紀昀對此有他自己的看法：

詩必窮而後工，殆不然乎。上下二千年間，宏篇鉅製，豈皆出山澤之癯耶？然謂詩窮而後工者，亦自有說。夫通聲氣者驚標榜，居富貴者多酬應，其間為文造情，殆亦不少，自不及閒居恬適，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勢使然矣。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同一坎坷不偶，其心狹隘而刺促，則其詞亦幽鬱而憤激……其心澹泊而寧靜，則其詞脫洒軼俗，自成山水之清音……斯真窮而後工，又能不累於

⁵⁵ 〈靜思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7，前揭書，頁 750。

⁵⁶ 〈莊簡集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16，前揭書，頁 646。

⁵⁷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2-183。

⁵⁸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卷 23〈閑適類序〉方回語，（安徽：黃山出版社，1994），頁 556。

⁵⁹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卷 23〈閑適類序〉紀昀批語，前揭書，頁 556。

⁶⁰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3。

窮，不以酸側激烈為工者，溫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謂乎！……要當以不涉怨尤之懷，不傷忠孝之旨為詩之正軌。昌黎〈送孟東野序〉，稱不得其平則鳴，乃一時有激之言，非篤論也。⁶¹

在這段文字中紀氏指出「宏篇鉅製」並非都出自「山澤之癯」，但是因為富貴之人相互標榜、應酬這類「為文造情」的作品太多了，相形之下，自然比不上那些閑居江湖之作。而且紀昀認為作品工與不工，關鍵在於作者的人格特性而非作者的窮達遭遇，「文章如面，各肖其人」，如果是「其心狹隘而刺促」的人，遭遇拂逆困頓，他的作品難免是「幽鬱而憤激」，自然是不合前面提到紀氏所主張溫柔敦厚的詩教。反之，作者「其心澹泊而寧靜」，作品方能「脫洒軼俗，自成山水之清音」，這才是「真窮而後工，又能不累於窮」，合於溫柔敦厚的詩教。為此，他在〈儉重堂詩序〉中盛讚作者為：

是集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溫柔敦厚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窮而後工，斯其人哉！⁶²

溫柔敦厚的詩教除了要不因窮達而心生怨尤外，對作品的譏諷也認為要適度，要心平氣和不能過激，如他評蘇軾詩中所說的：「古人雖不廢諷刺，然皆心平氣和，乃不失風人溫厚之旨」⁶³、「東坡詩多傷激切，此雖不免兀傲，而尚不甚礙和平之音」⁶⁴。

正由於紀昀官居高位，而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又是有利於統治者，所以有人認為紀昀此說是討好乾隆之舉，如「紀昀在此的目的明顯不過，就是響應官方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號召」⁶⁵、「紀昀為大清寵臣，為維護封建統治，他極力推闡溫柔敦厚之詩教」⁶⁶。事實上紀昀也曾因循私漏言，而革

⁶¹ 紀昀：〈月山詩集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95-196。

⁶² 紀昀：〈儉重堂詩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6。

⁶³ 〈張安道見示近詩〉紀昀批語，曾棗莊主編，《蘇詩彙評》卷 17，（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頁 719。

⁶⁴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卷 43，〈初到黃州〉紀昀批語，（安徽：黃山書社，1994），頁 951。

⁶⁵ 陳岸峰：〈詩學與政治的張力：論沈德潛詩論的「溫柔敦厚」〉，引自 <http://www.cciv.cityu.edu.hk/publication/jiuzhou/txt/17-6-35.txt>。

⁶⁶ 王友勝：〈論紀昀的蘇詩評點〉，《中國韻文學刊》，1999：2，頁 68。

職遠戍新疆烏魯木齊(迪化)近三年，對君主恩威的難測、宦場的險惡與人情的炎涼有極為真切的體會，並非是不識人間愁苦之輩。而紀昀此一時期的代表著作〈烏魯木齊雜詩〉160首，錢大昕在該組詩的跋中就說道：

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轆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⁶⁷

「無鬱轆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正是他溫柔敦厚詩教觀的實踐。至於此一觀點是為統治者服務，我認為並非是紀昀的本意，只能說是紀昀的觀點正巧與乾隆符合罷了。自從魯迅說過《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⁶⁸這句話後，有些學者總是會懷疑紀昀學術見解的自主性⁶⁹，但就算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中，也有不少明顯與乾隆衝突的觀點，例如乾隆對於香奩體曾加以指斥：「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為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為卑下」⁷⁰，但紀昀甚為欣賞《玉臺新詠》及韓偓之作，他不僅在乾隆二十五年(37歲)時點閱《香奩集》、乾隆三十六年(48歲)時作《玉臺新詠校正》，又撰有〈書韓致堯翰林集後〉、〈書韓致堯香奩集後〉二文，將韓偓與李商隱、杜牧相提並論⁷¹，顯然對韓偓其人其詩，多所推崇，除了在私人著作中為之辯駁外⁷²，甚至在《四庫全書總目》評論韓偓為：

⁶⁷ 《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610-611。

⁶⁸ 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497。

⁶⁹ 如楊晉龍：「即使《總目》的思想和紀昀完全合轍，也只能說是紀昀的想法正好符合乾隆帝……筆者也主張《總目》表現的是乾隆帝的思想；或者說表現當代學術共識，而非某一位單獨個人的思想概念，至於紀昀等人所扮演的，就如同現代的『總統府發言人』、『新聞局長』或所謂『文膽』之類的腳色，不過是代筆人而已」，〈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經學的評價〉，（濟南）《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9，頁 441。

⁷⁰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前揭書，頁 10。

⁷¹ 〈書韓致堯翰林集後〉：「當其合處，遂欲上躡玉溪、樊川，而下與江東相倚軋」，《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51。

⁷² 〈書韓致堯香奩集後〉：「《香奩》之詞，亦云爽矣。然但有悱惻眷戀之語，而無一決絕怨對之言，是亦可以觀心術焉」，《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52。

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于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道，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⁷³

又例如傳統上士大夫以詞曲為文學之閏餘，不甚重視，礙於乾隆的好惡，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紀昀也只好將元曲「概從刪削」。但紀昀倒也能寓褒於貶中，在提要中也不吝對元曲大家加以肯定，表達出不同於乾隆皇帝喜惡的意見。此外他也趁機在《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稍稍一吐苦水「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但因「皇上指示，命從屏斥」：

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並凜遵諭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削。其倚聲填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⁷⁴

紀昀一方面很技巧地在凡例中說明了元曲見斥不被著錄的原因，是由於乾隆皇帝的旨意而非館臣等的主張，一方面也在各篇提要中加以肯定，以為「未可全斥為俳優也」、「闡揚風化，開導愚蒙……豈徒斤斤於紅牙翠管之間哉」，對作家的作品仍不吝給予好評「然亦不能謂之不工」、「要為倚聲家一作手」：

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然三百篇變而為古詩，古詩變而為近體，近體變而詞，詞變而曲，層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淵源，實亦樂府之餘音，風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同屬附庸，未可全斥為俳優也。⁷⁵

（蘇）軾以歌行縱橫之筆，盤屈而為詞，跌宕排奐，一變唐五代之

⁷³ 〈韓內翰別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51，前揭書，頁 2028。

⁷⁴ 〈四庫全書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頁 33。

⁷⁵ 〈詞曲類敘〉，《四庫全書總目》，前揭書，頁 2779。

舊格，遂為辛棄疾一派開山，尋溯源流，不能不謂之別調，然亦不能謂之不工。⁷⁶

（秦）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為倚聲家一作手。⁷⁷

大聖人闡揚風化，開導愚蒙，委曲周詳，無往不隨事立教者，此亦一端矣。豈徒斤斤於紅牙翠管之間哉？⁷⁸

由上述之例所言，足見作為學者的紀昀，在皇帝面前也並非一味地卑躬屈膝而毫無己見。再則，紀昀為何將〈李芳樹刺血詩〉特別從《永樂大典》中抄錄出來，又於多年之後，欣喜於失而復得，遂將之收錄於《閱微草堂筆記》之中，這正說明了紀昀是真心地欣賞此詩，尤其是「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正是體現了紀昀所主張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後人又何必將深受儒家思想薰陶而認同儒家理念的學者之說，定要視之為逢迎之舉？

四、妙出天然的自然觀

紀昀自新疆獲恩賜下諭釋還後，在乾隆三十六、三十七這兩年間(48-49歲)雖然閑居京城無事，卻是他評點詩文集的豐收期，《紀評蘇文忠公詩集》、《紀評文心雕龍》、《瀛奎律髓刊誤》、《玉台新詠校正》諸書都是在這兩年中完成評點。其中紀昀對《文心雕龍》的思想見解，深有所得。他在全書兩百多條評語中，對《文心雕龍》所標舉「以自然為宗」的文學審美理念，頗為欣賞與接納：「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⁷⁹、「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⁸⁰。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透過仙人論詩的故事，表達出他妙出天然的自然觀：

王昆霞作《雁宕遊記》一卷，朱導江為余書掛幅，摘其中一條云：

「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門，至北礪。耽玩忘返，坐樹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風吹衣，慄然忽醒。微聞人語曰：『夜氣澄清，尤為

⁷⁶ 〈東坡詞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 20，前揭書，頁 888。

⁷⁷ 〈淮海詞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8，前揭書，頁 2782-2783。

⁷⁸ 〈欽定曲譜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 199，前揭書，頁 2811。

⁷⁹ 紀昀：《文心雕龍·原道篇》紀評，（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頁 22。

⁸⁰ 紀昀：《文心雕龍·隱秀篇》紀評，（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頁 334。

幽絕，勝罨畫圖中看金碧山水。』以為同游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銘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真妙寫難狀之景。嘗乞洪穀子畫此意，竟不能下筆。』竊訝斯是何人，乃見荊浩？起坐聽之。又曰：『頃東坡為畫竹半壁，分柯布葉，如春雲出岫，疏疏密密，意態自然，無杈極怒張之狀。』又一人曰：『近見其西天目詩，如空江秋淨，煙水渺然，老鶴長唳，清颺遠引，亦消盡縱橫之氣。緣才子之筆，務殫心巧；飛仙之筆，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為仙人，立起仰視。忽撲簌一聲，山花亂落，有二鳥衝雲去。」其詩有「躡屐頗笑謝康樂，化鶴親見徐佐卿」句，即記此事也。⁸¹

顯然「妙出天然」的飛仙之筆境界高於「務殫心巧」的才子之筆，而「意態自然」、「消盡縱橫之氣」是為其所欣賞的。自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標立自然一品以來，從蘇東坡、葉夢得到沈德潛、趙翼等人，也都推崇文學作品的自然觀。紀昀自是十分推崇妙出天然的自然觀，他在許多地方屢屢表達出這一觀點：

游於象外悟懷中，脫落畦封是化工。庾嶺梅花千萬樹，原無一樹偶相同。⁸²

帝媯有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揚雄有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故善為詩者，其思浚發於性靈，其意陶熔於學問。凡物色之感於外，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著，兩相薄而發為歌詠，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如泉石相春自然成響。劉勰所謂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蓋即此意。豈步步趨趨、摹擬刻畫、寄人籬下者所可擬哉？⁸³

紀昀認為「善為詩者」的創作有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泉石相春自然成響」，達到如同「庾嶺梅花千萬樹，原無一樹偶相同」這種「化工」的境界，正是他妙出天然的自然觀。而要達到這種境界，紀昀標舉出擬議與變化的法則：

⁸¹ 〈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第二冊，頁 474-475。

⁸² 〈題陳肖生墨梅冊〉，《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529-530。

⁸³ 紀昀：〈清艷堂詩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2。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託既遠，興象彌深，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為文章。如食本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然，而亦遂相沿不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丘。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丘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⁸⁴

紀昀深厚的學識讓他清楚「撮其大概，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這兩種創作的方法都有偏頗：

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炫真識，於是公安、竟陵乘機別出，麼絃側調纖詭相矜，風雅遺音迨明季而掃地焉。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徇規破矩。⁸⁵

要糾正這種弊病，紀昀主張「又必深知古人之得失而後可以工諸體詩」⁸⁶，強調在「寢食古人」基礎上能「神明變化」⁸⁷，他認為一味摹古，不過是「雙鉤填廓」⁸⁸、「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亮節，實為塵飯土羹也」⁸⁹，又如〈南康望湖亭〉一詩紀評：「但存唐人聲貌，而無味可咀，此種最害事。而轉相神聖，自命曰高。或訾警輒哂曰俗，蓋盛唐之說行，

⁸⁴ 紀昀：〈鶴街詩稿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6。

⁸⁵ 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7。

⁸⁶ 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前揭書第一冊，頁 271。

⁸⁷ 紀昀：〈唐人試律說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2。

⁸⁸ 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五〈和陶飲酒〉紀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 354。

⁸⁹ 紀昀：〈二樟詩鈔序〉，前揭書第一冊，200 頁。

而盛唐之真愈失矣」，又如〈塵外亭〉一詩紀評：「若泛寫山光樹色，則一首詩可題遍天下名勝矣。盛談王孟之高渾者，往往似馬首之絡，偶見之似可喜，數見之便有多少不滿人意處」⁹⁰。他並不排除新變，他稱許朱鶴齡評李商隱的詩「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一語說：「『變出之』三字為千古揭出正法眼藏」⁹¹；評李商隱〈送王十三校書分司〉云：「神奇臭腐，轉易何常，故『變而出之』一言，為善學古人之金鍼也」⁹²，可見紀昀充分肯定了變的重要，但不能只求摹古而不變化，只求變化而不摹倣學習。紀昀他還很技巧地在《閱微草堂筆記》中，透過劉羽沖的鬼故事來表達他對文學創作上擬議和變化這兩者爭議的看法：

劉羽沖，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公題。內《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為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傾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日伺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何文勤公嘗教昀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⁹³

所謂「國弈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正是說明了擬議和變化兩者之間相互的關聯，相同的意見紀昀屢屢言及：

⁹⁰ 二詩紀評具見於《蘇詩彙評》，（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頁1591、1600。

⁹¹ 紀昀：《王谿生詩說》卷首之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紀評，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⁹²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129。

⁹³ 〈灤陽消夏錄〉，前揭書，卷三，頁50。

大抵始於有法，而終於以無法為法；始於用巧，而終於以不巧為巧。此當寢食古人，培養其根柢，陶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化、自在流行之妙。⁹⁴

蓋必心靈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也。……如花釀蜜，如黍作酒，得其神不襲其貌，卓然自為一家。⁹⁵夫為文不根柢古人，是偏規矩也；為文而刻畫古人，是手執規矩，不能自為方圓也。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是雖非為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具是言矣。⁹⁶

不離法亦不立法，意之所到無畦封。即一題署一跋識，不求工處天然工。⁹⁷

在寢食古人的基礎上「總須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為根柢。根柢既深，識力既確」⁹⁸，得其神而不襲其貌，然後神明變化，自成一家：

為詩之道，非惟語不可偷，即偷勢、偷意，亦歸窠臼。夫悟生於相引，有觸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為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涵詠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馬鳴，悠悠旗旌」，王籍化為「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泛崇蘭歟」，荊公化為「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部《詠梅》有「憊枝卻月觀」句，和靖化為「水邊籬落忽橫枝」；「疏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為「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春水滿四澤」，變為「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為「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為「夕陽山外山」；「日華州上動」，變為「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申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為「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

⁹⁴ 紀昀：〈唐人試律說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2。

⁹⁵ 紀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7。

⁹⁶ 紀昀：〈香亭文稿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182。

⁹⁷ 〈張南華先生夏木清陰圖為伊墨卿題〉《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537。

⁹⁸ 《筱園詩話》卷一引《瀛奎律髓刊誤》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7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8。

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為「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有得，乃立古人於前，竭吾之力而與之角。如雙鷓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鬥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全湧，忽然遇之者，正不必擇捨玉溪，隨人作計也。⁹⁹

紀昀不厭其煩地舉了許多詩句，來說明他這種從擬議中生出變化的看法，甚至還以此觀點，在會試中命題：

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為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徇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茅甲新意」，流為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¹⁰⁰

摹擬之後生出變化，變化要能自成一家，就是要達到渾成自然最高的境界，不露出雕琢的痕跡，紀昀在許多地方，不斷地提出「妙造自然」、「自然而然」、「自然以為宗」、「純任自然」、「自然成文」、「自然成響」這樣的看法，指出他對創作的途徑，由摹擬之後生出變化，變化要達到自然天成的境界，尤其當紀昀暮年時，精力日衰，傳世之作多是寥寥數語的硯銘，其中仍不忘重申此意，足見紀昀對妙出天然自然觀的重視：

細意刻畫，妙造自然，凡摹形寫照之題，固以工巧為尚，然巧而纖，巧而不穩，巧而有雕琢之痕，皆非其至者也。¹⁰¹

文章詞掩意，徒侈腹多書。譬作新漁具，還施舊釣車。……珍重操觚士，無勞獺祭魚。¹⁰²

紀文達公性好硯，嘗以九十九硯名其齋。硯必有銘。信手摘辭，皆有深意，因擇錄之。如《赤石硯》云：「迂士得之，琢雕為樸」，《淄石硯》云：「刻鳥鏤花，彌工彌俗」，《螭紋硯》云：「雕鏤盤螭，俗工之式」。¹⁰³

龍無定形，雲無定態。形態萬變，雲龍不改。文無定法，是即法在。

⁹⁹ 《唐人試律說·海上生明月》紀評，《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頁 21-22。

¹⁰⁰ 紀昀：〈嘉慶丙辰會試策問五道〉，前揭書第一冊，頁 271。

¹⁰¹ 紀昀：〈庚辰集·清露點荷珠〉紀評，前揭書第二冊，頁 194。

¹⁰² 紀昀：〈我法集·賦得翠綸桂餌〉，前揭書第一冊，頁 641。

¹⁰³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引《清朝野史大觀》卷九言，前揭書，頁 536。

無騁爾才，橫流滄海。¹⁰⁴

荷盤承露，滴滴皆圓。可譬文心，妙造自然。¹⁰⁵

蟲之蛀葉，非方非圓。古之至文，自然而然。¹⁰⁶

譬彼文章，渾成者勝於湊合。¹⁰⁷

結語

綜觀上述所言，《閱微草堂筆記》中確實蘊含著一些紀昀文學見解的資料，而紀昀也往往很「世故」¹⁰⁸地藉由鬼狐之口，一抒自己的文學見解。因此透過探析這些文學批評資料，從中可以一窺紀昀的文學見解，而這些意見也和他私人著作以及《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意見是一致的，這除了證明紀昀以狐鬼之口表達自己的見解外，反過來說，也可作為紀昀撰寫《四庫全書總目》的佐證。當然，紀昀「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方法，不光只有在表達文學見解上，例如在學術見解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經香閣之事¹⁰⁹、黃山二鬼之事¹¹⁰。

其次，紀昀的文學見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但在前有所承當中，仍能力求周延圓融，不失自己的見解。例如從文學流變的歷史中觀察到質文遞變的現象，進而主張要文質並重，但這項主張並非紀昀首創，又豈非老調重彈呢？但紀昀卻在質文遞變的現象中看到了「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相激而相救的現象。由相激而相救的現象，提出了「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變」¹¹¹，思考著如何酌其中以救其弊。而要酌其中以救其弊則要「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戶詬爭，哄然佐

¹⁰⁴ 紀昀：〈雲龍硯銘〉，前揭書第一冊，頁 283。

¹⁰⁵ 紀昀：〈荷葉硯銘〉，前揭書第一冊，頁 286。

¹⁰⁶ 紀昀：〈破葉硯銘〉，前揭書第一冊，頁 289。

¹⁰⁷ 紀昀：〈筆鬥銘〉，前揭書第一冊，頁 298。

¹⁰⁸ 魯迅稱紀昀為「前清的世故老人」，〈集外集拾遺補編·新的世故〉，《魯迅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182。因為紀昀對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托狐鬼以抒己見」，不直接而明顯地表達自己的主張。

¹⁰⁹ 〈灤陽消夏錄〉卷一，前揭書第二冊，頁 10。

¹¹⁰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第二冊，頁 453-455。

¹¹¹ 〈書韓致堯翰林集後〉，《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251。

門」，不僅要明白各家之優劣長短之處，並要有公允的態度來進行文學評論，以免引起門戶之爭，這樣才能進一步酌其中以救其弊。又例如他所主張溫柔敦厚的詩教，已經和子夏《詩·大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主張產生關連，遵守「發乎情，止乎禮義」創作的原則，作品才能達到溫柔敦厚的詩教目標。而他又將《尚書》「詩言志」來解釋「發乎情」，將《論語》「思無邪」來解釋「止乎禮義」，所以他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已經把儒家思想作一會通整合，達到周全的地步，並非只是鸚鵡學舌般地人云亦云而已。而他主張的溫柔敦厚詩教觀，除了進一步對作家的窮達、作品的美刺有所說明外，並能對歐陽脩「窮而後工」提出不一樣的新解，足見紀昀的文學見解有後出轉精之功。也難怪周積明先生會稱讚紀昀為「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代表性人物」¹¹²，而紀昀之所以能「以睿智、深徹的眼力掃視中國滾淌千年的學術文化長流，進而作出涵蓋經學、哲學、文學、史學各科領域的規模恢宏的理論總結」¹¹³，筆者以為除了時代環境的外在因素外¹¹⁴，就是紀昀本身條件的配合，這些內在因素有：1.總纂《四庫》的際遇，讓他的眼界擴大、學問增長，所以他文論有著能講明文學流變，帶著史的觀念的特色。2.理性思考的態度，讓他的文論能破除門戶之見，力求公允。3.身兼文人、學者兩種身分¹¹⁵，使他努力地在儒家學者的立場(理)和詩家文人的慧心(情)中取得平衡，我們從《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的文學見解之例，正可以為此說作一註腳。

¹¹² 周積明，《紀昀評傳》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1。

¹¹³ 周積明，《紀昀評傳》導論，前揭書，頁9-10。

¹¹⁴ 詳參拙作〈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與特色〉，《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70期，2007.7，頁29-35。

¹¹⁵ 紀昀在〈姑妄聽之序〉中一段話可以看出來：「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瀨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紀曉嵐文集》第二冊，頁375。